



瑪麗亞·巴努斯 著

胡文靜 譯

美国,我对你說

07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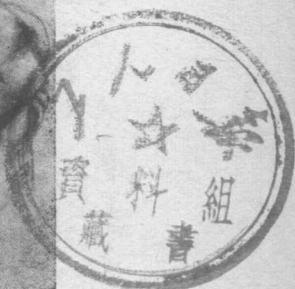
850(38)
7744

美国,我对你說

〔羅馬尼亞〕 瑪麗亞·巴努斯著

胡文靜譯

CAC12/11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Maria Banus
TO YOU, AMERICA, I SPEAK

根据 Alfred Margul-Sperber 的英文译稿译出。
插图系 Florica Cordescu 所作，根据布加勒斯特
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单行本复制。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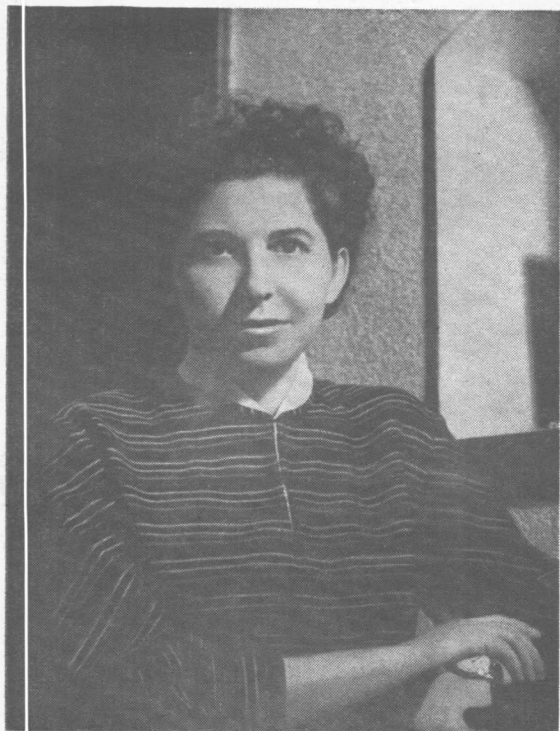
*

书号801 字数 11,000 开本 787×540 1/32 印张 $\frac{1}{8}$ 插图 8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9001—7000 册

定价(9) 0.24 元



作 者 像

統一書號:10020·601

定 价: 0.24 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美國，我對你說！
我久已望着你的發愁的眼睛，
我望着你的清晰的、未塗脂粉的臉。
不是對那動拳頭和設私刑的美國，
不是對那縱酒和犯罪的主婦，
不是對那主持揮金億兆的羣魔宴的巫婆——
不，是對你，
樸實的美國，我說。

你的兒女們
從機關和工廠下班出來。
街道呀，火車站呀，公共汽車呀，
整個城市都因有他們這樣的小伙子和姑娘們
而活躍起來啦。
你等着他們。夜快降臨了。

你已經把他們的晚餐熱在灶上。
白色的碗碟在油布上閃光。
呵，他們回來了。
你的最小的孩子急急忙忙地吞嚥。
他的哥哥們取笑着他。
他把碟子推开，
跳起身來。
他打濕梳子梳順他的亂蓬蓬的頭髮。
你在鏡子里看着他的緊張的臉，
他的可愛的、熟悉的臉，
你對這張臉比對世界上任何一張臉
都了解得更深刻呀！
瞧吧，在他的孩子般的臉上，
不，在他的成年人的臉上，
已經出現了
一點新的、奇怪的、堅強的東西。
你知道。你了解。然而你一句話也沒說。
再見，媽！

於是他走了。
夜深了，大家都睡着了，
当你干完了洗洗刷刷的活兒的时候，
你輕輕地从房間里
溜到小小的走廊上。
一枝晶瑩的樹枝
向你伸出它的手。
五月的夜，
溫暖而濕潤的泥土多麼香甜呀！
你回憶着。
你的每一根神經回憶着，
振動着，
輕輕地繚繞着，像小提琴一樣。
許久以前，然而像昨天一樣，
在這樣的一個夜晚，
一種壯闊的澎湃的喜悅的激情
把你抱入它的懷中，
把你高高地舉起。

第一次，
你的手撫摩着
你的親愛的人兒的肩膀，他的頭髮，
你們的心像一对比翼鳥兒，
以令人昏眩的速度躍动着
彷彿要突破牆壁，
躍到宇宙空間中去——
而現在這又輪到你的最小的兒子了！
潤濕的犁溝發出多么芳醇的气息，
一枝晶瑩的紫丁香
像明澈的清泉，
閃耀着光輝。
夜。
母親站在走廊上，
背倚着房屋的牆壁
（這是經過多少年的辛勞和貧困之後
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買來的房子，
這是她的最小的孩子

誕生的房子)。

看呀！

母親站在她的小天地的中心，

想着那從貧困和疾病中強扭出來的

飛逝的幸福的一瞬間，

想着他們渺茫的、充滿危險的生活……

她的額上聚起了愁云，

嘴角邊的笑容消失了：

這一切的結局將會怎麼樣呢？

他們想要對她的小天地怎麼樣呢？

在這小天地中是她的家，

在這家中是她的心，

這心像個果實，

在果心中是排得整齊的種子——

他們干嗎要劈開這個果實呢？

他們干嗎要把這心的一片片的肉

拋到血海中，拋到異邦的土地上去呢？

誰？

誰要这样？

在無線電廣播中和報紙上都这样
再三再四地說：

“我們將要叫那些外國人

好好地收起他們的威風！

我們將要教他們懂得禮貌！

我們將要告訴他們美國不是好惹的！”

“在那兒，”參議員和將軍們喊道，

“在那兒，”廣告和招貼画喊道，

“在那兒，”歌曲和口號喊道，

——他們用手指着遠方，

指着東歐那神祕的土地——

“在那兒，美國，你要注意，

他們準備的是原子彈！

歐洲就要到這兒來，

來拔掉你的紫丁香，

來撕碎你的心！

讓我們先發制人！

讓我們把他們的國土變成廢墟！
那麼你的花園里的紫丁香
就可以年年開放！”

啊，母親，
朴實的美國的母親！
謊言纏繞着你
而你还沒有感到它！
謊言像客人一樣坐下來
吃你的晚餐，
吃你盤中的菜，
而你还沒有看到它！
謊言在你家庭的深處
孵化着小魔鬼，
而你还沒有發現它！
就在你的孩子們的床底下
謊言在埋伏着，
而你还沒有怕得發抖。

此刻，夜深人靜的時候，
當你坐在你的房屋的走廊里的板凳上，
當你的因操勞而起了繭子的手
攔在你的膝蓋上，
當你的溫柔的、發愁的眼睛
凝視着五月的清澄的夜的時候，
看着，看着
那投到你身上的夢幻似的光芒！
廣闊的大陸
在我們星球的深藍的海洋上漂浮，
巨大的翠綠的叶子，
大地和海洋，
映照在你的瞳孔里，
縮小着，团聚着，
像兒時听到的
永远真实的童話里那樣，
縮小着，团聚着，
直到只剩下了它們的精髓，——

一个小島，
院子里的一小塊土地，
一棵樹，一口井，
而当中一幢房屋，
里面住着人。
房屋周圍有一道迴廊。

什么是距离？
什么是海洋？
我們的时代把它們都吞沒了。
謊言就是距离，
烟幕就是距离。
欧洲就在这兒，挨得很近，
跨过大路就是，
它是不認識的
隣人，
隣舍，
一个隣舍的女人。

她也沒有睡呀！
她睡不着。
你瞧，她開開門，
悄悄地走出來，
把她的背依靠在走廊的柱子上。
五月的清澄的夜多麼溫暖呀，
可是她肩上披着毛披肩
却仍然在顫抖。
她的高大的顴骨閃着光，
她的梳得光滑的頭髮
在皎潔的月光中發亮。
她半開的丰满的嘴唇在顫抖，
從她的創痛的心中湧出了嘆息。
是什麼恐怖驅散了她的睡眠，
把她在夜里趕了出來？
她做了什麼可怕的夢呵？

呵，伤心呀，伤心呀，因为我知道！

呵，伤心呀，我听到内心的声音，

它叫我揭露这个秘密！

因为有谁

能说出这样可怕的事情

而他自己

却不感到痛苦呢？

在那个梦，

在那个夜晚的

多年以前：

那个女人有一个丈夫，

她的丈夫有一张严肃的脸，

一双温柔而巨大的手，

他们有一个婴儿

像所有的

一岁左右的孩子那样——

胖胖的，多么有趣，

他的小腿有一點兒彎曲；
可是在她的眼中，
他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嬰兒！
她有一間牆上掛滿照片的房間；
她有一個櫃子，
在櫃子裏的許多襯衫中間，
她保存着一件扇形領的
嬰兒的襯衫，
上面蓋着一束芳香的羅勒^❶。
她的幸福是一種
伴隨着憂慮的平凡的幸福。
當戰爭爆發的時候，
她的丈夫就去參了軍，
她接到了他寄來的簡短的信：
“不要擔憂，親愛的！我會回來的！……”
她在工廠裏工作，
每天夜里回來，

❶ 羅勒是一種香草名。